

# 北洋大學革新風潮

王元輝

## 「最著名的工科大學」

六十年前國立北洋大學在天津郊外「西沽」，濱臨北運河西岸。冬天，河上結冰，同學們，尤其是南方的同學們，喜歡撐「冰船」和河東岸上的汽車賽跑，視為別開生面的一項運動。校園是滿清時代「武庫」的舊址，佔地三四百畝。桃林遍佈，柳堤環繞，是天津人春遊的好去處。

北洋大學是當年少數的幾個最著名的純工科大學之一，素以「古老沉靜」著稱。同學們很用功讀書，一般人批評他們「兩耳不聞窗外事，祇是埋頭讀死書」；實際上未必盡然。但是，學校當局却真是以此為其教育目標。五四運動時代的新思潮，如革新新謀進步等等，北洋大學並未接受。民國十三年，中國國民黨改組，革命怒潮又澎湃起來，北洋同學似有所知，似無所知，而學校當局更是置若罔聞。

北洋大學有幾個「膳團」，早餐都備有麵條。當麵桶抬進飯廳之際，熱氣騰騰羶蠅亂飛。「這是從來如此」，沒人敢說不對。民國十三年春天，開學不久，忽然從宿舍到教室的過道的牆壁

上出現「匿名條子」，批評伙食，攻擊包飯老闆。

「南式膳團」首先撤換包飯老闆，推出伙食代表，認真監辦伙食。於是南式膳團的伙食大為改良，既省錢，又合口味，衛生情況也有所改進，同學們甚為捧場。那位南式膳團的代表妙想天開，到事務處去借油印機，想用來印膳費收條。這是自古所無之事。事務人員說要請示事務長。事務長說要請示校長。校長問：「借油印機來幹嘛？」代表答：「借來印膳費收條。」校長略為考慮以後，允許了。他說：「可以。但是不能拿去別用。譬如說，印傳單捧孫文，或者是攻擊老曹等等。那就不行。」這位代表已經在學校住了兩年，這是第二次見到校長馮熙運先生。第一次是在頭一年丁家立博士(Dr. Tenney, 光緒二十一年創辦北洋大學的美國人)蒞校，在歡迎會上看見過他。

## 在過道上張貼條子

自從有人在過道上張貼條子發表意見以後，過道上就熱鬧起來。幾乎每天都有人發表大作，從伙食問題討論到一般校政，甚至於對學校當

局也多所指責：有些是匿名的，有些是署出真名真姓的。同學們不像從前「老死不相往來」的樣子，大家接觸較為頻繁，好像是有所醞釀。於是乎謠言四起，有人說，學校當局認為校中有「亂黨」。北洋已不寧靜。山雨欲來風滿樓也。

在有一天的晚餐時間，同學們相互傳達，說：「晚飯後到大教室開會。」何事開會？何人召集？許多同學都弄不清楚。但是，晚飯後大家都到大教室去了。幾乎全體同學都已到達。大家便推出高年級同學蔣國鈞當主席。開會。各同學相繼發言，盡情傾吐胸中鬱悶，揭發校中的缺失，提出革新校政的主張。他們口若懸河，熱淚盈眶至為感人；沒有講話的同學都認為，「他們所講的正是我們都要講的」。大會開了兩小時。第一，決議發起「革新運動」。第二，推出蔣國鈞、汪盛荻、于清文、王天元四位同學為全權代表，主持其事。第三，決議「請行將畢業的四年級同學從旁指導，不要參加實際行動。」第四，決議經費由同學自行樂捐。當即開始捐獻。想不到平常以節省著稱的北洋同學傾囊捐獻，當晚就捐得好幾千元！

## 開除鼓動風潮學生

第二天清晨，過道上，「大清郵政箱」旁邊，出現一面牌告，蔣國鈞、汪盛荻、于清文、王天元四位同學，以鼓動風潮糾紫罷課為罪名被開除學籍。即大清郵政箱，確是滿清時代遺留下來的東西，民國已成立十三年，北洋大宅還保持着這樣的古迹，見者無不詫異。那牌告剛掛出來不久，被歐陽繼統同學看見，立刻把它取下來摔成幾塊。大約半小時以後，又出來一面牌告，歐陽繼統以擅毀牌告的罪名而被開除了。四位代表見此情形，判斷將有更嚴重的發展，乃立即派同學到天津法租界的佛照樓旅館去開房間，設辦事處，以便進行一切。

## 武裝警察入校捕人

再過兩小時，忽然一隊武裝警察開進北洋大學。由事務人員持着照片，陪同警察到各宿舍搜捕代表。其時，王天元正在新宿舍二樓李琢仁同學的寢室中，李勸王就在室內躲一躲，他自己鎖門而去。警察到來時，其他同學說：「李琢仁昨晚沒有回來。」警察下樓去了，李才開門讓王出去。黃德淦同學上樓來對王說：「宿舍門口已被警察把守，同學們出入都要被盤問。」勸王立即設法逃走。黃王二人一同下樓，到後面圍牆下，黃盡力協助，王翻上牆，跳下去。好在外面牆腳有草叢，所以沒有受傷。王乃穿過草叢，爬上大路，坐上「膠皮」（天津人呼黃包車為膠皮），直奔佛照樓而去。

入夜，所有同學，除四年級而外，都陸續離開學校來到佛照樓。大家氣憤填膺，決定一齊到北京請願，請撤換校長馮熙運，不達目的誓不返校。有好些個南開大學的同學聞訊，來到佛照樓慰問他們的親友。其中有一位老成持重的同學，對他們的親友講：「馮熙運是曹錕的親戚，王承斌（直隸省長）已經公開插手，派出武裝警察，這問題就嚴重了。」北洋同學已聽不進這些洩氣的論調，大家決心一往直前，成敗利鈍，在所不計。他們當夜就分批陸續搭火車去北京了。

## 同學搭車赴平請願

第三天下午，同學們列隊在北京教育部門前請願，要求見教育總長。教育部收了請願書，說總長不在部裡。守衛的警察陸續地增加了好幾名。同學們一直等到夜裡，才議決各自散去，分別找親戚朋友處棲身，無親友者找公寓暫住。

第四天下午，同學們又在教育部門前排隊候見教育總長。教育部答復如前，只是門口更增加許多持槍上刺刀的警察而已。同學們還是挨到夜裡才散去。

第五天，警察居然已把北洋同學的住處調查清楚，剛才天亮，就分別去拜訪他們，要他們回天津去。一面勸導，一面脅迫。而且要他們立刻上火車站，可以說是陪同，也可以說是押送，火車站早已備好三節車廂，等同學們完全上車以後，將車廂掛上列車就向天津開去了。車開以後，同學們發現車上沒有一個警察。於是，到下一站，大家又買票上車轉回北京去了。同學們轉回北

京以後，依然分別匿居，只是借一枚北京學校的校徽別在胸前，以防警察盤問而已。

又過兩三天，天津傳來消息，武裝警察仍然盤據北洋大學未去。馮熙運又發了一個「榜」，又有二百幾十位同學因罷課離校，而被開除。同時有一面牌告說：脅從者得具呈悔過書申請復學。

## 輿論譴責校方處置

北京各報紙，對於北洋同學深表同情。盡量批露有關新聞。有好幾家報紙著社論譴責馮熙運處置失當。對於王承斌以直隸省長的立場，用武力干涉國立北洋大學學潮，大為抨擊。批評教育部不須坐視不理，更不須唆使警察脅迫北洋同學，回天津妨礙其居住自由。北京各大專同學對北洋同學也十分同情，不時派代表慰問，竭力協助一切，且演劇募捐予以經濟上之支援。北洋同學自己也發行刊物，名為「革新運動」，以爭取社會同情。

爲了要呼籲國會的援助，同學們派出代表，尋求關係，分別奔走於國會議員先生之門。他們初次接觸到北京政壇人物，感到詫異。許多議員先生不守時間，到了約定的時間去拜訪，他們尚未起床。有些議員先生在談話時吐出極濃厚的鴉片烟氣味。但是，他們表情很誠懇，對於北洋同學的遭遇十分關切。請他們提案咨請撤換馮熙運校長，他們都說極願盡力而爲。國會總算幫忙，曾經提案咨請內閣轉飭教育部從速解決北洋大學風潮。然而，教部仍然絲毫無有反應。

開了兩三個月，同學們長在親友處作客，諸多不便。錢用光了，生活大成問題。已是夏天，還有同學穿冬天的衣服。有幾位同學，每天都吃「肉絲燴火燒」，因為那家店可以賒帳。有幾位同住在北京大學西齋，也是因為附近的小店能賒帳，每餐都吃豆漿麵包。這樣顛沛流離，逼着他們進軍教育部。

### 推派代表見王正廷

有一天下午兩點鐘，有四位北洋同學，賴子上纏着綠色手巾，騎着腳踏車，在教育部左邊逛一逛之後，齊集教育部門前，把口哨一吹，掩蔽在附近的同學們，一齊用跑步蜂湧上前。當時教育部門口祇有兩三個守衛的警察，抵擋不住，他們便排擁而入。部內的官員工友連同守衛的警察，全部從後門溜之大吉。同學們發現教育部的大禮堂相當寬大，適於他們團聚棲身，乃決心長住下來。不久，一隊武裝警察開來，排列在大禮堂門前。這是同學們預料得到的事。他們乃推代表出去對警察訴說一番：「我們是天津到這裡來請願的學生，不是強盜，不是土匪。我們要在這裡候見教育總長，待他把問題解決之後，我們就出去。你們用不着管我們。你們如果要來趕走我們，我們就要一齊和你們拼命。」同學們大家齊聲高呼：「一齊和你們拼命。」後來，警察退到相當遠的距離。大概教育部已默許同學們在此長期駐紮了。新聞記者不斷從教育部後門進來採訪消息。各大專同學派代表來慰問。親友們送來大批麵包、餅干、汽水等食物及枕頭被蓋一類的寢具

；食住問題大體解決了。

就是這樣又鬧鬧嚷嚷地過了差不多一個月，忽然教育部派人傳話，說王正廷先生請代表們到鐵獅子胡同去談話。王先生是北洋大學的老同學，從前的外交總長，那時的中俄交涉督辦。

代表們到了王公館，說明來歷，請見王督辦。那門房把代表們的衣著端詳一番之後，很誠懇地說：「太抱歉了，督辦剛才出門，到六河溝去了。」正說之間，裡面出來一位先生，連呼「請進」。那位先生把代表們請進一間小客廳後，說他姓呂，王先生派他代為招待代表們。他說：「C.T.王現在正接待其他客人。C.T.王真是座上客常滿啊。」不多時，呂先生陪同代表們到小辦公室見到王正廷先生。王先生對於北洋同學十分關切，慰問有加。他傾聽了代表們詳盡的報告之後，他說：「我對於問題的真相已充分瞭解。讓我再同各方面研究之後，我們再談。此後，請你們多同呂先生聯繫。」

同學們的意見透過代表，王先生的意見交代呂先生，幾次往返磋商之後，有了結論。王先生的意見是勸同學們先行回校，再換校長。同學們的意見是：先行撤換校長才回校，而且要全體回校（包括代表），不具悔過書。

又過兩三天，王先生約見代表們，他們仍堅持：「請同學們先行回校，馮校長是必然要換的。教育部也有它的苦衷，找一位大學校長也不是三五天可辦的事體。」最後，王先生又說：「全體同學回校不具悔過書，教育部已同意，還是要請各位同學先行回校，最短期間撤換馮校長。」

王先生的意見，當晚經全體同學研討之後，勉強接受了。王先生第二天宴請代表們於長安飯店，在座除呂先生外，還有教育部次長秦汾先生（也是北洋老同學）及幾位教育部的高級官員；據說教育總長張國淦因病不能來。王先生即席宣佈協議內容，代表們特別強調補充：「同學們要全體回校，不具悔過書，一個月內要撤換馮校長。」在座的秦次長和其他官員，都一一首肯。王先生且說：「明天我派呂先生陪同你們回去。」大家一致鼓掌。

### 勝利回校始知受騙

同學們在呂先生的陪同下，離開那早晚都晒太陽的圓形大禮堂，到火車站。車廂早已備妥。親友們到車站揮手道賀送別，祝同學們勝利回校。

車到天津，佛照樓聯絡處的同学迎上車來，說：「學校裡今天新開到一大隊武裝警察，戒備森嚴！」同學們相顧悵然。呂先生也頗驚異說：「C.T.王說已取得王省長同意的呀。」同學們挽着呂先生一齊去到佛照樓。呂先生以王儒堂（王正廷別號）先生代表的名義以電話請示於王承斌省長。王承斌的聲音在電話聽筒中異常震怒。他說：「他們回來了嗎？在北京拖幾個月去盡了我的臉。這樣的學生還要他們回來，只有請王儒堂先生來當校長好了。」經呂先生向王承斌婉陳良久以後，王承斌說：「那些被脅迫離校的學生，始准他們具呈悔過書聽候核辦。至於那幾位代表麼，請他們到省長公署來，我要看看他們是甚麼

模樣。」同學說被呂先生騙了，要打他。經好些同學勸阻，才將他放走。這位呂先生脫險以後，立刻打電話來責備同學們：「太不禮貌。」

### 事已盡頭灑淚而別

至此，淳厚而勇敢的北洋同學不能不承認「事已盡頭」。但是，他們有「打落門牙和血吞」的勁兒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很理智地作了一個最後決定。「有些同學，因家庭和环境關係不能離開天津，請他們回學校去，我們都諒解他們。有些同學不願回去的，我們派代表到南京上海等處

去接洽轉學，請他們回家去等候通知」。大家還依依不捨地相挽在佛照樓再同住三天，才洒淚而別！這已經是在暑假期中，派到南京去的代表，首先去拜會東南大學工科主任茅先生。茅先生很同情北洋同學，允許所有被開除的同學轉學東南大學工科，而且由工科蓋印，發給入學許可通知（油印的）。幾天以後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先生「宣佈工科停辦」！茅先生自己也要走路了。這時候，江浙戰爭爆發，南京上海都不便有所活動了。

有朋友自廣州來信，說廣東大學校長鄒魯（

海濱）先生奉孫文大元帥之命收容全部北洋被開除的同學。但是，當時廣東被一股人視為另一天地，結果到廣州進廣東大學的只有兩個人，歐陽繼統與王天元。

後來，回到北洋的同學不及半數。其餘的或轉他校，或輟學就業。流落天涯不知所終的也大有人在！

在暑假期中，聽說馮熙運被撤換了。

這已是六十年前往事，今已言人人殊，即當日身歷其境的同學，也難道出真象。茲所記者也不過十之七八而已。

##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一 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教授著

上、下冊合售新臺幣一四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、高劍父、屈大均、羅文幹、吳鐵城、陳公博、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## 中外文庫 之二一 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
定價新臺幣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董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。